

历代名人书札

中华藏典（一）名家藏书

五

历代名人书札
(上)

历代名人书札

(上)

【近代】 吴曾祺 编

【藏书导读】

近代吴曾祺编，上自周秦，下至清末，四卷。人类日繁，交际往来之事，亦日以众。言事达情，书札为重。数千年来，佳篇林立，散见史传及各大家文集中。《历代名人书札》集其精华，采其可取。

叶德辉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叶德辉（~~清~~源一~~清~~德），字焕彬，号直山、直心，湖南湘潭人。叶德辉 ~~四~~岁中进士，因不乐仕进，不久便弃官回里，走上了以藏书、著书、刻书为要务的道路。叶德辉的先世已经有些藏书，因耳濡目染，他也养成了嗜书之癖。不论是在湖南乡居或游览京师各地，都随时搜罗，先后获得袁芳瑛卧雪楼、孔继涵红榈书屋等家藏书不少。到宣统三年时，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源 ~~四~~余部、~~四~~万卷左右。入民国后仍继续增加，估计在他死前已超过 ~~猿~~万卷的巨藏。观古堂所藏宋、元精本不少，其中尤以北京胶泥活字印本《韦苏州集》为最，叶德辉称“非止北宋本中第一，亦海内藏书第一也”！

历代名人书札卷三上

清 一

睿亲王与明史可法书

时大兵已定燕京，明福王自立于南京。史公以大学士督师江上，王作书招之。

予向在沈阳，即知燕京物望，咸推司马。后入关破贼，得与都人士相接，识介弟于清班，赠托其手勒平安，拳致衷绪。未审以何时得达。比闻道路纷纷，多谓金陵有自立者。夫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有贼不讨，则故君不得书葬。新君不得书即位，所以防乱臣贼子，法至严也。闯贼李自成，称兵犯阙，手毒君亲。中国臣民，不闻加遗一矢。平西王吴三桂，介在东陲，独效包胥之哭，朝廷感其忠义，念累世之宿好，弃近日之小嫌。爰整貔貅，驱除狗鼠。入京之日，首崇怀宗帝后谥号，卜葬山陵，悉如典礼。亲郡王将军以下，一仍故封，不加改削。勋戚文武诸臣，咸在朝列，恩礼有加。耕市不惊，秋毫无扰。方拟秋高气爽，遣将西征，传檄江南，联兵河朔，陈师鞠旅，戮力同心，报乃君

国之仇，彰我朝廷之德，岂意南州诸君子，苟安旦夕，弗审事机，聊慕虚名，顿忘实害，予甚惑之。

国家之抚定燕京，乃得之于闯贼，非取之于明朝也。贼毁明朝之庙主，辱及先人。我国家不憚征缮之劳，悉索敝赋，代为雪耻。孝子仁人，当如何感恩图报！兹乃承逆寇稽诛，王师暂息，遂欲雄据江南，坐享渔人之利，揆诸情理，岂可谓平？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，投鞭不足断流耶！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，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。徒以薄海同仇，特申大义。今若拥号称尊，便是天有二日，俨为勍敌。予将简西行之锐，转旆东征，且拟释彼重诛，命为前导。夫以中华全力，受制潢池，而欲以江左一隅，兼支大国，胜负之数，无待蓍龟矣。

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细人则以姑息。诸君子果识时知命，笃念故主，厚爱贤王，宜劝令削号归藩，永绥福祿。朝廷当待以虞宾，统承礼物，带砺山河，位在诸王侯上，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、兴灭继绝之初心。至南州群彦，翩然来仪，则尔公尔侯，列爵分土，有平西之典例在。惟执事实图利之。

晚近士大夫，好高树名义，而不顾国家之急，每有大事，辄同筑舍。昔宋人议论未定，兵已渡江，可为殷鉴。先生领袖名流，主持至计，必能深维终始，宁忍随俗浮沉。取舍从违，应早审定。兵行在即，可西可东。南国安危，在此一举。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，毋贪一身瞬息之荣，而重故国无穷之祸，为乱臣贼子所笑，予实有厚望焉。《记》有之，惟善人能受尽言。敬布腹心，伫闻明教。江天在望，延企为劳。书不宣意。

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

阮大铖者，魏阉义儿也。屏居金陵，谋复用。诸名士声其罪，作留都防乱揭。陈定生、吴次尾二人主之。大铖大愧，欲浼先生以内交于二人，先生不应。及福王立，大铖起为兵部尚书。兴大狱，捕定生入狱。次尾亡命。先生走依高杰得免。

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，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，今执事之于仆，乃有不然者。愿为执事陈之。

执事仆之父行也，神宗之末，与大人同朝。相得甚欢。其后乃有欲终事而不能者。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也。大人削官归，仆时方少，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，而嗟惜者弥日。及仆稍长知读书，求友金陵。将戒途，而大人送之曰：“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，虽于我为后进，我常心重之。汝至当以为师。又有老友方孔昭，汝当持刺拜于床下。”语不及执事。及至金陵，则成公已得罪去，仅见方公。而其子以智者，余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过从。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，理当谒，然而不敢者，执事当自追忆其故，不必仆言之也。

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，而与执事薄，噫亦过矣。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，每一至，必邀仆为诗歌。既是之，必喜。而为仆贲酒奏伎，招游舫，携山屐，殷殷积旬不倦。仆初不解，既而疑以问将军。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：“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。光禄方为诸君诟，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、吴君次尾，庶稍湔乎！”仆敛容谢之曰：“光禄身为贵卿，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，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！仆

道之两君，必重为两君所绝。若仆独私从光禄游，又窃恐无益光禄。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。然不得不绝矣。”凡此皆仆平心称量，自以为未甚太过，而执事顾含怒不已，仆诚无所逃罪矣。

昨夕方寝，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：“左将军兵且来，都人汹汹。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：‘子与有旧，且应之于内’。子盍行乎？”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。仆与左诚有旧，亦已奉熊尚书之教，驰书止之。其心事尚不可知。若其犯顺，则贼也。仆诚应之于内，亦贼也。而仆岂有是耶？何执事文织之深也！

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，而展转蹉跎，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，亦甚违其本念。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，未必不悔。悔未必不改。果悔且改，静待之数年，心事未必不暴白，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。仆果见天下士接踵而至执事之门，亦必且随属其后，长揖谢过，岂为晚乎？而奈何阴毒左计，一至于此！仆今已遭乱无家，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独惜执事伎机一动，长伏草莽则已，万一复得志，必至杀尽天下士，以酬其宿所不快。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，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，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。

侯方域与任王谷论文书

任王谷名元祥。为诗文有法度，鼎革后，隐遁著书以老。

仆少年溺于声伎，未尝刻意读书。以此文章浅薄，不能发明古人之旨。然其大略亦颇闻之矣。大约秦以前之文主

骨，汉以后之文主气。秦以前之文，若六经，非可以文论也。其他如老、韩诸子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国语》，皆敛气于骨者也。汉以后之文，若《史》若《汉》若八家最擅其胜，皆运骨于气者也。敛气于骨者，如泰华三峰，直与天接。层岚危磴，非仙灵变化，未易攀陟。寻步计里，必蹶其趾。姑举明文，如李梦阳者，亦所谓蹶其趾者也。运骨于气者，如纵舟长江大海间，其中烟屿星岛，往往可自成一都会。即飓风忽起，波涛万状，东泊西注，未知所底，苟能操舵观星，立意不乱，亦可自免漂溺之失。此韩、欧诸子，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。六朝选体之文，最不可恃。士虽多而将器，或进或止，不按部位。譬如用兵者，调遣旗帜声援，但须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阵，遥相照应，未必全无益。至于摧锋陷敌，必更有牙队健儿，衔枚而前。若徒恃此，鲜有不败。今之为文解此者罕矣。高者又欲舍八家，跨《史》、《汉》而趋先秦，则是不筏而问津，无羽翼而思飞举，岂不怪哉？

顷见足下所为杜、周、张、汤诸论，奇确圆畅，若有余力，仆目中所仅见。殚思著述，必当成名。惟所引天道报施汤、周处，稍涉视缕。行文之旨，全在裁制。无论细大，皆可驱遣。当其闲漫纤碎处，反宜动色而陈，凿凿娓娓，使读者见其关系，寻绎不倦。至大议论，人人能解者，不过数语发挥，便须控驭归于含蓄。若当快意时，听其纵横，必一泻无复余地矣。辟如渴虹饮水，霜隼搏空，瞥然一见，瞬息灭没。神力变态，转更夭矫。足下以为何如？

仆十五岁时学为文，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，有盛名，每见必称佳，仆窃自喜。又得同学吴君伯裔，日来逼索，尽日且酬和数首，以此得不废。然皆从嬉游之余，纵笔

出之，以博称誉，塞诋让。间有合作，亦不过春花烂熳，柔脆飘扬，转目便萧索可怜。近得贾君开宗、徐君作肃共相磋磨，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。贾精于论，徐老于法。二君尝言：“此系何等事，君不惨淡经营，便轻率命笔！”仆佩其言不敢忘。足下当行文快意时，每一回思之，必赏此言之不谬也。

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

先生晚年，卜居华阴。诸生多请讲学者，悉谢遣之。每言近日讲学家，专以聚徒立帜为心，而其教不肃。此书之作，自是有感而言。

比往来南北，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，问道于盲。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命与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。性与天道，子贡之所未得闻也。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》《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，则曰“行己有耻”，其为学，则曰“好古敏求。”其与门弟子言，举尧舜相传，所谓“危微精一”之说，一切不道，而但曰“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呜呼！圣人之所以为学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。故曰：“下学而上达，颜子之几乎圣也。”犹曰：“博我以文，其告哀公也。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学。”自曾子而下，笃实无若子夏。而其言仁也，则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。”

今之君子则不然。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，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，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。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，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，祧东鲁而直接二

帝之心传者也。我弗敢知也。《孟子》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谆谆矣。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之所问，与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处去就、辞受取与之间。以伊尹之元圣，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。伯夷、伊尹之不同孔子也，而其同者，则其“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不为。”是故性也命也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。出处去就、辞受取与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恒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，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，未之有也；谓不佞不求之不足以尽道，而不知终身于佞且求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，如之何？曰博学于文，曰行己有耻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、辞受取与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，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。故曰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。”呜呼！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。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，而去之弥远也。虽然，非愚之所敢言也。且以区区之见，私诸同志。而求起予。

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

伏承来教，勤勤恳恳，闵其年之衰暮，而悼其学之无传，其为意甚盛。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，招门徒，立名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愿也。

若乃西汉之传经，弟子常千余人，而位高者至公卿，下者亦为博士。以名其学，可不谓荣与？而班史乃断之曰：

“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故以夫子之门人，且学干禄，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志于穀，不易得也”，而况于今日乎！今之为禄利者，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。穷年所习，不过应试之文，而问以本经，犹茫然不知为何语。盖举唐以来，帖括之浅，而又废之。其无意于学也，传之非一世矣。矧纳资之例行，而目不识字者，可为郡邑博士。惟贫而不能徙业者，百人之中，尚有一二读书，而又皆躁竞之徒，欲速成以名于世。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、阳明之语录，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其中小有才华者，颇好为诗。而今日之诗，亦可以不学而作。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，堆几积案，殆于瓦釜雷鸣，而叩以二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义，不能说也。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，其谁从之！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。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，以求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，则是枉道以从人，而我亦将有所不暇。惟是斯道之在天下，必有时而兴。而君子之教人，有私淑艾者，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。

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。惟多写数本，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。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焉。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夫道之污隆，各以其时。若为己而不求名，则无不可以自勉。鄙哉硁硁，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，高明何以教之。

魏祥与皇甫君书

昔汉高帝以天授之资，善将将之略。而韩、彭、英布为比肩之人，谄谄钤之法，怀利欲富贵之心，故困辱之以折其气，驾馭以使其才，厚其土地封爵以履其所欲，而后世遂曰

高帝能颠倒英雄。然其时商山四皓，招之不至矣；田横义士五百人，赴东海而死矣。则夫所谓颠倒者，特行之于贪利之人，而不能施于礼义廉耻道德之士也。以天授之才，尊为天子，如汉高帝，犹且有不得行，而况其余者乎？

今有愚人，智不及中庸，名不出闾里。偶得一官，妄自尊大，遂简贤慢士，阔视大言，曰：“吾欲颠倒英雄。”夫颠倒英雄者，天下大英雄事也。其气识过于英雄。故英雄虽知受其颠倒，而已才得伸，己俗得遂，不能不屈意而从之。庸碌之子，守礼义而处，践迹而行，犹不免罪戾焉，而曰：“吾欲取英雄而颠倒之。”呜呼！何其愚之不可及也！

且夫天下之易欺者，莫易于自谓人不敢欺；天下之受谗者，莫过于自谓我不好谗。多疑之夫，恒善疑君子而信小人；好名之徒，往往己欲图名而左右争窃其利。故曰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不晓事，性执拗，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；好问好察，大舜以为大知也。善善不能用，恶恶不能去，郭公所以亡其国也。夫以下愚之才，备骄吝之恶，好谗恶直，信奴隶、任胥靡，而专意于简贤侮士，以逞其恣肆之妄，曰：“吾颠倒英雄之术如此。”呜呼！非真颠倒悖乱、至于不可救药者，亦安能为此语耶？执事其亦察之。

魏禧答计甫草书

所谓某公，似指汪荅文。汪文谨守法度，而波澜未富，与先生所得不同。故此书议论如此。

伏承下问某公文得失，似不以禧为狂惑，而可与言，敢言其所及见以相质。禧尝好侯君、姜君及某公文，今又得足下，窃谓足下文多高论，读之爽心动魄。失在出手易而微

多。韩子曰：“及其醇也，然后肆焉。”侯肆而不醇，某公醇而未肆。姜醇肆之间，惜其笔性稍驯，人易近，而好意太多，不能舍割。

然数君子者，皆今天下能文之人，故其失可指而论。某公之不肆，非不能肆，不敢肆也。夫其不敢肆，何也？盖某公奉古人法度，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，循循缩缩，守之而不敢过。今夫石所以量物，衡所以称物，天下有日蚀星变、山崩水涌，衡之所不能称，石之所不能量者矣。是故春生夏长，秋杀冬藏者，天地之法度也。哀乐喜怒中其节，圣人之法度也。然且春夏之间，草木有忽枯槁，秋冬有忽萌芽。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”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。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。盖天地之生杀，圣人之哀乐，当其元气所鼓动，性情所发，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。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，文章亦然。

古人法度，犹工师规矩，不可叛也。而兴会所至，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，得意疾书，浩然自快其志。此一时也，虽劝以爵禄不肯移，惧以斧钺不肯止，又安有左氏、司马迁、班固、韩、柳、欧阳、苏在其意中哉！至传志之文，则非法度必不工。此犹兵家之律，御众分数之法，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。生动变化，则存乎其人之神明。盖亦法中之肆焉者也。某公文得力在欧、王之间，而碑志最工，法度谨严，于碑志最得宜，是以冠于诸体。然禧所尤赏者，又在《复仇》一篇。韩、柳有此作，能不相袭，而其文甚类西京。此禧所以笃好而欲有以告之也。虽然，此犹夫枝叶之论，盖极其工，不过文人之能事。若夫文章根本，则又有说也。

魏禧答南丰李作谋书

仆生十一二岁，即思求友，得交志行纯笃者若而人。年二十一丁国变，则慨然愿交奇伟非常之士，嗣是友道日广，有若易堂之经术文章，程山之理学，髻峰、天峰之节义，以至四方文人才士，仆皆得与游。以自陶淑所不及，则又皆窥其藩篱，未登其堂奥，是以碌碌无所成立，不敢望诸君子项背。然所以恢宏其志气，砥砺其实用者，虽不能尽变化其气质之鄙陋，而身受诸君子之教，则既已多矣。

足下少年英笃，有古今之志。既得程山诸先生为师友，仆所能知能言者，足下谅无不闻。而足下谦诚恳款，致书七八百言，自道向往之意，此诚于仆无当，仆亦何能更益足下。独仆生平以朋友为性命饥渴，而十余年间，则尤笃意于少年卓犖之人。盖任天下难事，当天下之变，非少年血气雄刚，不足胜任。而为途日长，其才与学皆可深造，而不足量其所至。又仆所交程山、易堂、二峰之人，其长者年逾六十，少者亦且四十。皆渐就老死，终恐不获得志于天下，以自验其学。古人有人言曰：薪尽而火传。然欲火之不灭，在于积薪。欲志之不灭，在于得人。顷者髻峰宋未有先生，中风暴卒。易堂李成斋先生，病九日而死。仆益用危痛，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，遂得之足下。

仆年四十有五而无子，绝续之间，自有天命。然居常不忧身之无后，而忧后起者之无人。是以一见足下所论著，不胜其拳拳也。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，则亦曰：恢宏其志气，砥砺其实用而已。所谓恢宏其志气者，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，安于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。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

家，苟安于温饱。而上不过谨言慎行，取乡里善人之誉。夫志极其大，则安天下而有余；极其小，则事父母而不足。何者？志气私吝，虽父母兄弟皆视为吾身以外之人，而不与其休戚也。然使不能砥砺其实用，则志高而无当，言大而夸。井曰乾糶之任，有不得其使者。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，孜孜然博览古今之故，亲明师良友以讲求之。历其身于纷拏盘错以自试其能，而怵乎日抱处士虚声之惧，然后使之任一职则必称，为一事则必成。虽身为守令，下逮丞尉委吏，而其利国家济生民之心，则与宰相六卿等。

仆有志未逮，言之而不能行，故欲与足下共相勉。而足下年富力强，他日如仆年岁，必当十百于仆。是故后起者，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。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，方其少年，焰焰然若火之始盛；既而志衰于嗜欲，气夺于祸患，心乱于饥寒，行移于风俗，学术坏于师友；及至强立之年，则委靡沉溺，而向时之志气，燿乎若死灰之不复燃。仆愿足下毋以小挫而回，毋以小得而自足，以必求为古今有用之人，是则仆之所以报足下者，他固不足论已。

魏禧答杨友石书

戊申六月日，禧顿首。承再赐书，俱到。先生居乡里中，简酬答，独拳拳于千里外平生未尝识面之人，厚意何可忘。孔子曰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弟辛壬间曾作斯文钞寄左右，意谓非先生不足当。然今又更十五六年，乃益信。呜呼！人不极之严威之甚，岁月之久远，亦安得有定论哉！

蔡生来，敬问起居，知先生贫益甚。无一尺之土以自

食，所为冰雪草堂，苟完墙户、蔽风雨而已。或采摘野菜益粥食，或竟日不举火，又每不免。弟则居翠微山中，桃李梧桐之花高于屋，修竹成长林。庭中有周轩曲槛，槛前方池二丈，池上有露台游眺之乐。而先生顾如是。弟文有云：“贫贱患难之中，有岁寒，富贵安乐之中，亦有岁寒。”见者讶其语。然窃观二十年来，刀锯鼎镬，森列罗布，蹈义于前，趣死于后，而天下士激发而起，其无所知名者，甘死如饴，百折而气不挫，往往崛起于通都大邑、穷乡僻壤之间。及其既久，禁网少疏，时和物阜，天下相安无事，则委靡销铄，偷息屈首。走利乘便者，狷介贤明之士，接踵而有。则何故也？然则富贵安乐，其以凋众木而试松柏，当更甚于贫贱患难矣。

弟每自念家日贫，举债日重，教授所得不薄，不足以偿主债者子母。而性好治居室，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。是安所取资，惴惴然恒惧不免。每立一友石先生于前，以当所南之九九。砺砺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。今年元旦日，试笔得竹节笺，书其上曰：“虚汝心，坚汝节。夏无烈日，冬无霜雪。夫执节者久则不坚，坚节之士，则方自以为寒两间、弥六合，而不知士之当为不止于是。故其心尝实而不虚，不可以自益。”噫！当今之世，其谁复可以闻此言者乎？弟窃言之，而不自知其所终。惟先生之有意鞭策之。蔡生传索近作，谓将搜辑遗文，成一代文献，弟何足与于此。谨呈《刻论》一卷，又《杂钞》仅十数纸。不得尽，使知己览之，得如见肥瘦耳。家兄《义死传》及《论死义书》不及钞。舍弟杂稿，略在蔡生所，并取览教之。